

缝补的故事里,有她们的温馨回忆

周新春:一次次摸索练就好手艺

家住清江浦区青年路附近的周新春今年74岁。在她卧室的橱柜里,保存着各种颜色和花式的碎布头,厚厚一沓卷成一个卷,用一根绳子捆绑着,看起来很有年代感。“这些碎布头是我年轻时就囤着的,留着缝补衣服、床单用,一直没舍得扔。”周新春顺手解开绳子,看着手中的碎布头,思绪回到从前。

周新春出生在一个9口之家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人们所有需要购买的物品全都凭票供给,布匹也不例外,做一件新衣服需要花费家里几个人一年的布票。周新春回忆,那时家里孩子多,穿打补丁的衣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做好的新衣裳要几个孩子轮流穿,穿多了,磨破了,就用相近颜色的布缝补起来。

“衣服虽然破旧,但补丁还得缝得周正些。缝明针的地方要缝得长短一致,不能走歪,还得左右对称。”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,周新春很早就开始照顾弟弟妹妹们了,缝缝补补的本领就是那时在一次次的摸索中锻炼出来的。

后来,街头巷尾有了修补的摊位,缝补衣服、修鞋子、修拉链全都不用自己动手了。周新春记得,自己上班的地方就有一个修鞋子的小

摊位,除了修鞋,摊位还承接修拉链、缝补手提包的业务。年轻爱美的周新春常常将自己心爱的手提包、鞋子拿到这里修补,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周新春至今都记得,摊主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,只要见到人就笑嘻嘻的。每天来到摊位请他修鞋的人络绎不绝,生意好的时候,顾客还得一个一个排队等候。

“那时修一双鞋,补一个拉链头只要几分钱,而且一点儿也看不出修补过的痕迹。”周新春说,在那个生活条件有限的年代里,小修补摊位不仅仅满足了自己的爱美之心,还为自己省了不少钱,“那会一个月工资才28块钱,想要拥有一件自己十分喜欢的东西都得‘三思而后行’,这个小修补的摊位可以省不少钱。”

打记事起,缝缝补补便一直伴随着周新春的生活。久而久之,也让她养成了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好习惯,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可以修好的就去修,直到无法修补了才换新。说着,周新春拿起手中的钱包笑眯眯地说:“你看,我现在用的钱包就在修鞋店修补过,用起来一样的。”

■融媒体记者 高婷婷
通讯员 张剑男

田芳:一台缝纫机陪伴了四十多年

近日,在清江浦区淮海西路附近一小区里,70岁的田芳坐在一台老式缝纫机前,熟练地操作着机器。伴随着“哒哒”声,床单上磨损的破洞在她的巧手中慢慢“隐身”了。

这台缝纫机陪伴了她40多年。20世纪80年代,为了方便做衣服、补衣服,田芳家买了这台蜜蜂牌老式缝纫机。“那时候的缝纫机算得上是珍稀物品了。货得托人才能买得到,钱是省吃俭用一年攒下来的。”田芳至今都记得,买缝纫机时经历的辛苦和取缝纫机那天无比激动的心情。

年轻时的田芳曾对时兴的衣服款式有特别的记忆力,她总能在逛街时轻松记下别人衣服的款式,然后在纸上画出一模一样的图案,再用缝纫机缝制出来。“领子是娃娃领,胸部往下压出褶皱,就像是裙边,后背再缝一个蝴蝶结,这是当时特别流行的小罩衫款式。”田芳说,自己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第一件小罩衫就轰动了整个“朋友圈”,同事、朋友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,都想请她帮忙做两件。由于白天要上班,就只有晚上加班加点做,但田芳乐在其中。“看到身边朋友、同事家孩子身上齐刷刷穿着自己做的小罩衫,自豪感油然而生。”

田芳回忆,那时候家里经济条

件有限,缝纫机就成了生活中的好帮手,做衣服、缝补衣服节省了开支,女儿的衣服全部出自这台缝纫机。“小孩子长得快,每年都要在衣服袖口、脚口上添上一截,直到衣服的腰围、胸围不够宽才做新的。”田芳在自己女儿七岁时,做了一套单面绒的衣裤套装,由于保暖性强,布料好,一直没舍得扔,硬是让女儿穿到了15岁,补了很多个补丁。如今回想起来,田芳自己也十分感慨。

不光为女儿缝补,家门口邻居、朋友也喜欢找她缝缝补补。有个朋友每次来田芳家都会抱着一大堆衣服,请她帮忙缝补。有一次,朋友带着母亲的短裤前来,她看见原本就单薄的布料已经被缝补得面目全非,便索性做了条新的给她。

“虽说现在家庭缝纫机已经没有了大的用武之地了,但我们这一代人对它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。”田芳说,尽管生活条件变好,但她喜欢缝缝补补的习惯却改不过来。例如家里床单坏了她就补一下,铺在最底层继续使用。偶尔也有邻居来请她帮忙缝缝补补。每次能帮助到别人,田芳都会由衷地高兴。

■融媒体记者 高婷婷
通讯员 张剑男

郭成林:勤俭节约不过时

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曾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许多家庭穿衣的写照,也是郭成林的童年回忆。今年57岁的郭成林出生在淮阴区的一个村子里,家中兄弟姐妹七个,小时候物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。“我在家中排行老三,从小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姐姐们穿过给我的。”郭成林说,那个年代孩子们穿的衣服多是不合身的,衣服大了就裁去一点,小了就在袖口或裤脚处补上一小截布。家中盖的被褥表面破了,都是用零碎的布料整齐地打上补丁,这样又能继续使用了。她的缝补手艺是在修补家中破损衣物时慢慢练出来的。她不仅会穿针引线、钩花、织手套,还会自己制作布鞋。

郭成林说,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缝缝补补这门手艺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缝纫机是女孩子出嫁必备的三大件之一。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大多会自己做衣服,陪嫁一台缝纫机,可以方便日后生活中进行缝缝补补。她姐姐的出嫁物品中就有一台缝纫机。回忆起自己结婚生孩子,郭成林称,那时纸尿裤还

没有流行起来,孩子的尿布都是她用家中废弃衣物裁剪缝制而成的。“将布料裁剪成合适的大小,再将每个边角缝合整齐,一针一线都需要细致耐心。”郭成林表示,年轻时,她还会亲手给孩子织些漂亮毛衣,钩顶帽子。孩子顽皮时撕坏的裤子,都是她一点一点缝合起来的,虽然没有外面裁缝做得那般美观,但是方便实用。孩子也在母亲缝缝补补的日常中,学到了勤俭节约这一传统美德。

如今,生活条件好了,当年的生活困境一去不复返,缝缝补补作为一种勤俭持家的诀窍却并未过时。郭成林依然没有丢弃她的缝补手艺,看到孙女的羽绒服开线,她会贴心地用同色线修补,将脚脚隐藏在衣服内侧,这样让孙女更容易接受一点。“如果孙女衣服不小心被刮坏了,我会带她去寻找裁缝摊,让人家帮她贴个漂亮的贴画,她又会开心地穿着了。”郭成林说,缝缝补补反映出的节俭内涵永不过时,无论生活条件如何好,都应该坚持节俭。

■融媒体记者 张金宇

杨桂兰:衣服破损处缝出好看图案

近日,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北路上的夕阳红广场,一位阿姨正坐在休闲长廊内理毛线。“把线理好了,回家用的时候就方便了。”今年66岁的杨桂兰笑着说。

提起缝缝补补,杨桂兰回忆:“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黏在家中女性长辈的身边,尤其爱看妈妈缝补衣服,针线在妈妈手中翻飞,一点点将已经破了衣服缝补好。”杨桂兰对这门手艺充满了好奇。“一根小小的针怎么就能将一件破的衣服缝补好?”带着好奇,她便开始跟着母亲学起了针线活。

起初,杨桂兰只是做一些简单的缝补。“如果衣服的破洞不是很大,只是划破一个小口子的话,我一般会找来与衣服颜色相近的线,然后缝补整齐,最后再熨烫平整就好了。”杨桂兰介绍,她女儿小时候的衣服、书包破了,都是她缝的。有一次,杨桂兰的女儿在上学期间,不小心摔倒,将身上的校服摔破了一个洞,女儿回家后,她找来针线,将校服缝补好了。平时,家里人的衣服要是出现一些纽扣掉

了、拉链拉不上的小问题,杨桂兰都能解决。

慢慢地,杨桂兰的针线手艺越来越好、越来越熟练,后来,她还学会了照着图册在衣服的破损处缝出十二生肖等图案。“如果衣服破的口子有点偏大的话,单纯的同色系缝补可能也不是那么美观。这时候就可以在衣服破损的位置缝补出一个好看的刺绣图案,既弥补了破洞,又让衣服更美观。”杨桂兰说,现在的年轻人衣服破了都不愿意缝补,觉得缝补过的衣服不好看,但如果绣上一个小的图案,其实好看又实用。

杨桂兰退休后,有了充裕的时间,便经常到夕阳红广场上散心,有时候还会帮助一些正在广场上做针线活的姐妹。“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大多数都会一点针线活儿,有时候在夕阳红广场上碰到了,就会互相帮助。”杨桂兰说,因为对针线活的喜爱和坚持,她的退休生活过得丰富又精彩。

■融媒体记者 王夏禹

